



黃永武先生編纂叢書的貢獻

林慶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

摘要

黃永武先生的學術研究領域很廣，又能持恆不斷鑽研，致使學問的深度廣度與時俱進。黃老師五十年的學術工作，有三大貢獻：一是研究經學和小學，著有《許慎的經學》、《形聲多兼會意考》。二是研究中國古典詩學，著有《字句鍛鍊法》、《中國詩學》、《唐詩三百首鑑賞》。三是編輯《杜詩叢刊》一至四輯和《敦煌寶藏》兩套大型叢書，和重編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改名為《敦煌古籍敘錄新編》，以及主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本文則集中論述《黃永武先生編纂叢書的貢獻》。¹

首先指出《杜詩叢刊》的編輯是從國立中央圖書館及海內各大學圖書館挑選海內孤本，作者稿本、珍本，編成《杜詩叢刊》，全書共收有關杜甫詩詞箋注評解三十五種。黃老師又將這三十五種，加上常見杜詩著作：(1)杜工部集 宋紹興尖刻本；(2)《草堂詩箋》(宋) 蔡夢弼箋；(3)《杜臆》(明) 王嗣爽撰；(4)《杜詩鏡詮》(清) 楊倫撰；(5)《杜詩詳註》(清) 仇兆鰲撰。

¹ 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馬小梅主編《國學集要》一至三編，據說黃老師也參與編輯工作，因沒有證實，本文暫不討論。



合計四十種編成《杜甫詩集四十種索引》。哈佛燕京學社雖已編有《杜詩引得》，為何還要再編這本索引？黃老師強調哈燕社的《杜詩引得》僅能從一詞一句查閱全首，而這本索引可以從杜詩中的一詞一句，很方便查到各家的注釋箋評的所在。兩種工具書的作用並不相同，學者可以互相配合使用。其次，編輯《敦煌寶藏》，其中經名卷數細考，凸顯編輯一門專門性的叢書，不是把資料影印出來編輯成書，即可了事，編者除了具備高深的學科知識外，也需要豐富的編輯經驗才能隨時解決編輯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

黃老師編輯那麼多的工具書和大型叢書，碰到的困難應該有不少，但從來沒有看見他在文章中抱怨的話，這種為學術犧牲奉獻的精神，可作為我們後學的典範。

關鍵辭：黃永武、叢書、杜詩叢刊、敦煌寶藏



Mr. Huang Yongwu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ilation of Collectanea

LIN Ching-chang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In over fifty years of academic work, Mr. Huang Yongwu has made contributions in three major areas. The first is in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philology. The second is in the study of classical poetry. The third is his compilation of the *Dushi congkan* (Collectanea of works on the poetry of Du Fu) and *Dunhuang baozang* (Treasures of Dunhuang). The former consists of four volumes and a total of thirty-five commentaries on Du Fu's poetry. These together with five additional works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u Fu shiji sishi zhong suoyin* (Index of Forty Works on Du Fu's Poetry) that has proven more useful than the earlier work prepar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s for the large quantity of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written in various scripts and now kept in Britain, France, Russia, among other locations, Mr. Huang has gathered those work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prepared the groundbreaking *Dunhuang baozang*, which consists of 800 volumes. In addition, Mr. Huang has updated Wang Zhongmin's earlier work and edited the *Dunhuang guji xulu xinbian* (A newly edited catalogue to the ancient texts from Dunhuang) as well as the *Dunhuang yishu zuixin mulu* (Latest Catalogue to the Lost Books from Dunhuang). His contributions to Dunhuang studies are great, indeed.

Keywords : Huang Yongwu, Collectanea, Collectanea of works on the poetry of Du Fu, Treasures of Dunhuang



一、前言

黃永武（1936-）教授是筆者讀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時的聲韻學老師，當時是民國五十九年（1970）下半年，黃老師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就讀，當時老師告訴我們，中文系老師有搶課的習慣，其他的課都被搶光了，只剩聲韻學沒有人教，他只好教聲韻學。上課時，用的是林尹的《中國聲韻學通論》，這是臺灣師大系統的老師所慣用的課本。當時市面上有翻印劉躋的《聲韻學表解》，我買了一本。有次老師提到這本書，我說我有買，以後上課，老師常借我這本書來補充林尹《中國聲韻學通論》的不足，當時，《中央日報》副刊的下端有文化廣告，許多出版社都有出書廣告。有一天楊家駱教授在這裡登廣告，賣他所編的《叢書大辭典》、《叢書子目類編》¹，我拿著廣告，在下課時間請教老師這些書的作用，老師作了詳細的說明。我到溫州街楊教授的寓所，購買了這兩本書。以後陸續拿文化廣告去請教老師，不久我已擁有《十三經注疏》、《漢魏叢書》等中型的叢書。

民國六十年（1971）六月間，黃老師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記者都來採訪。第二天，許多報紙都有報導。心想，能讀到中文博士也不錯，當時，黃老師得博士學位的事，對我們有很大的激勵作用。同年九月，新學年開始，老師轉到高雄師範學院擔任國文研究所所長兼教務主任。有一年我到高雄大姊家作客，順便拜訪了黃老師，我有點抱怨老師丟下我們這些學弟妹不管，自己跑到高雄來。他說那是不得已的，勸我好好用功。多年後，老師定

¹ 楊家駱教授將《中國叢書綜錄》拆為三冊，第一冊改名為《叢書總目類編》，附於所編《叢書大辭典》之後，第二、三冊合印改名為《叢書子目類編》。



居在和平東路，有一年我和王國良兄去看他。聊到中文學界的現況時，老師竟然說：「王國良和林慶彰，現在都已成了國學大師。」老師這樣說，我覺得很慚愧。前數年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葉國良兄說到臺灣中文學界有兩頭牛，南牛張高評，北牛林慶彰，是國學研究的蠻牛。我聽了覺得很新鮮，但不好問出典在哪裏。後來，才知道出自黃老師在《中央日報》副刊的專欄。²

今年（2010）八月，張高評兄來電，說十一月要為黃老師辦個學術研討會，我因為編過許多大型叢書，希望能寫一篇黃老師編輯叢書的貢獻的論文。我想到四十年前向老師請教購買《叢書大辭典》、《叢書子目類編》的事，就一口答應了。

黃老師五十年的學術工作，有三大貢獻，一是研究經學和小學，著有《許慎的經學》（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0年）、《形聲多兼會意考》（台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69年）。二是研究中國古典詩學，著有《字句鍛鍊法》（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中國詩學》（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1976-1979年）、《唐詩三百首鑑賞》。三是編輯《杜詩叢刊》一至四輯和《敦煌寶藏》兩大型叢書，和重編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改名為《敦煌古籍敘錄新編》，主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

二、編輯《杜詩叢刊》

中國古典詩的作家，杜甫有「詩聖」之稱，李白則被稱為「詩仙」，也因此，研究兩位詩人的著作數量相當多，其中研究杜甫的就有數十種之多。這些著作分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及海內各大學

² 見黃永武：〈法鼓因緣〉，《中央日報》，第17版，2006年5月15日。



圖書館。如能將其中的海內孤本，作者稿本、珍本，彙為一部叢書，可說嘉惠學界不少。黃老師喜愛杜甫詩，又長年研究詩學，對詩的相關文獻有一種別人所不及的敏感度，他把平日所蒐集到的箋注杜甫詩的著作，彙編成《杜詩叢刊》。全書共收有關杜甫詩集之箋注評解三十五種，坊間常見者，如《杜詩譯注》、《草堂詩箋》、《杜詩鏡詮》，為免重複，則不收錄，全書書目如下：

第一輯八種

- 1.九家集註杜詩（宋）郭知達集註 清文瀾閣四庫全書本
- 2.集千家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宋）劉辰翁批點（元）高楚芳編 明嘉靖己丑靖江王府刊本
- 3.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宋）徐居仁編 黃鶴補註 元皇慶元年勤有堂刊本
- 4.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宋）闕名註 宋建陽刻本
- 5.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元）范惇批選 鄭鼎編 元刊本
- 6.杜律演義、杜律虞註（元）張性撰 虞伯生集註 明嘉靖十六年汝南王齊刊本、明吳登籍校刊本

第二輯八種

- 1.杜律趙註（元）趙汭註 明萬曆十六年新安吳氏七松居刊本
- 2.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明）邵寶註 明萬曆廿年三吳周子文校刊本
- 3.讀杜詩愚得（明）單復撰 明宣德九年江陰朱氏刊本



4. 杜詩分類 (明) 傅振商編 (清) 王鳴盛評校 明東海
杜濬重刊本
5. 杜工部詩通附本義四卷 (明) 張縉撰 明隆慶壬申張守
中浙江刊本
6. 杜詩選 (明) 閔映璧集評 明烏程閔氏刊本
7. 杜律五言補註 (明) 汪瑗撰 明萬曆四十二年新安汪氏
刊本
8. 杜律頗解 (明) 王維禎撰 明嘉靖三十七年江陽朱茹刊
本

第三輯十種

1. 唐李杜詩集 (明) 邵勳編 明嘉靖二十一年無錫知縣萬
氏刊本
2. 批點杜工部七言律、杜律意箋 (明) 郭正域批點 顏廷
渠撰 明崇禎間烏程閔氏刻套色本、明末顏堯揆刊本
4. 杜律集解 (明) 邵傅撰 陳學樂校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日本元祿九年刊本
5. 杜詩攬 (明) 唐元竑撰 舊鈔本
6. 錢牧齋先生箋註杜詩 (清) 錢謙益註 季滄葦校 清康
熙六年泰興季振宜靜思堂刊本
7.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 (朝鮮) 李植批解 清康熙十八年
朝鮮李氏家刊本
8. 杜詩箋 (清) 湯啟祚撰 舊鈔本



9. 杜詩闡 (清) 盧元昌註 清康熙二十五年書林刊本

第四輯九種

1. 杜詩論文 (清) 吳見思撰 潘眉評註 清康熙十一年吳郡寶翰樓刊本
2. 讀書堂杜詩集註解 (清) 張潛評註 清康熙三十七年滏陽張氏刊本
3. 杜詩五古選錄 (清) 王澍選 清康熙編者手稿本
4. 杜詩集評 (清) 劉濬編撰 清嘉慶九年海寧劉氏黎照堂刻本
5. 杜詩提要 (清) 吳瞻泰評選 清乾隆間羅挺刊本
6. 讀杜心解 (清) 浦起龍撰 新點校排印本
7. 朱雪鴻批杜詩、杜律分韻 (清) 朱顥英編 (朝鮮) 摛文院編 稿本、清嘉慶三年朝鮮內閣活字本
9. 杜律詳解 津阪孝編 東陽天保六年刊本
10. 歲寒堂讀杜 (清) 范輦雲編註 清道光二十四年蘇州後樂堂原刊本
11. 唱經堂杜詩解 (清) 金胃撰 清宣統二年順德鄧氏排印本

黃老師又將這三十五種，加上常見的杜詩著作：(1) 杜工部集 宋紹興間刻本；(2) 《草堂詩箋》(宋) 蔡夢弼箋；(3) 《杜臆》(明) 王嗣爽撰；(4) 《杜詩鏡詮》(清) 楊倫撰；(5) 《杜詩詳註》(清) 仇兆鰲撰。合計四十種編成《杜甫詩集四十種索引》。



所以要編輯這本《杜甫詩集四十種索引》，黃老師在〈敘例〉第五條說：

本索引之功用，在於便利參閱杜集四十種之注釋箋評，故以詩題為查閱之樞紐，若但知杜詩一詞一句，而不知詩題，欲查閱全首，則哈佛燕京學社已有《杜詩引得》可供查檢，坊間已有此書，本索引不欲重複。若將本索引與《杜詩引得》配合使用，則但知杜詩中任何一詞一句，即可在各杜集中檢出諸家之注釋箋評。³

哈佛燕京學社已編有《杜詩引得》，為何還要再編這本索引？黃老師強調哈燕社所出版的《杜詩引得》，僅能從一詞一句查閱全首，而這本索引可以從杜詩中的一詞一句，很方便的查到各家的注釋箋評的所在。黃老師特別強調兩種工具書的作用並不相同，學者可以互相配合使用。

編輯詩集中的詩篇索引。當以詩題作為檢索的關鍵。但是詩題第一字往往有減字、增字、異體、假借、俗字、誤字、諱字等情形，而詩題本身又有分併、又出等差異，每每造成檢索之困惑。因此，黃老師在《索引》的〈敘例〉提出各種例子，讀者可以舉一反三，減少檢索時的困惑。

（一）減字

如減省詩題首字，黃老師認為可用下列方法解決：（1）各家杜集之總目多有減省，而集內詩作之前的篇名，甚少減省，可以

³ 參考黃永武先生：〈杜甫詩集四十種索引序例〉，《杜甫詩集四十種索引》（台北市：大通書局，1976年）頁7-8。



集內篇名檢索的根據。(2)了解篇名省略的常規，如「奉和……」省作「和……」、「奉贈……」省作「贈……」、「奉送……」省作「送……」、「喜聞……」省作「聞……」。(3)了解題首地名、官名、人名省略之情形，如〈惠義寺園送辛員外〉，省作〈送辛員外〉。(4)詩題摘取緊要字作為簡稱，如〈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者久取竟未能得……請余賦詩二首〉，《杜臆》僅取〈白黑二鷹〉四字為詩題。

(二) 增字

詩題首增字者，如〈湖城東遇孟雲卿……為醉歌〉，《杜詩箋》和《歲寒堂讀杜》，此題上尚有「冬末以事之東都」字樣。

(三) 異體字

詩題首字有異體，影響筆畫與查檢，如「村夜」作「邨夜」。

(四) 假借字

詩題首字用假借，影響筆畫與查檢，如「早行」作「蚤行」，「早發」作「蚤發」。「嶽麓」作「岳麓」。

(五) 俗字

詩題首字用俗字，影響筆畫與查檢，如「羌」俗寫作「羗」。



（六）誤字

詩題首字有誤字，影響筆畫與查檢，如「發白馬潭」誤為「登白馬潭」。

（七）避諱

詩題首字用避諱字，影響筆畫與查檢，如：「玄都壇歌寄老逸人」，「玄」因避清聖祖玄擘之諱，改作「元」。

（八）分併

如《讀杜心解》并解悶詩十二首為一題。

（九）又出

同一詩題，後一首往往題為「又」、「又一首」、「再」等，必須查前一首之詩題。⁴

有了這些原則，不但查詩集索引有規則可循，要查其他詩集，或編輯其他詩集索引，都可以這些原則作為編輯時的參考。

三、編輯《敦煌寶藏》

敦煌石窟，是指甘肅敦煌縣莫高窟五百佛像洞窟的一座密室，在張編 151 號洞。（伯編 163 號洞）甬道複壁中。其中藏有兩

⁴ 參考黃永武：〈杜甫詩集四十種索引序例〉，頁 8-9。



萬餘軸釋道經典，以及各種文史資料和百件供養用之彩繪幢幡等。

首先發現敦煌石窟的是王圓錄道士，時間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陰曆四月二十八日。發現石室寶藏的事情傳開以後，國外漢學家陸續帶走不少經卷，首先是英國人斯坦因，接著是法國人伯希和。伯氏告訴羅振玉敦煌卷子的事，羅氏大驚，派陝甘總督毛寶英去購取，實得八千卷。後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即今之中國國家圖書館），負責運送的官吏也盜取不少。

敦煌石窟所藏的文獻，到底有多少？因藏在英、法、俄等國的文獻，尚未做成微卷，我國學者所知也相當有限。當時將所得到的資料編輯成書的有：（1）羅振玉編印的《鳴沙石室佚書》、《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是伯氏所贈一小部份攝影謄寫本。（2）陳垣《敦煌劫餘錄》。到了民國四十七年（195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美金一萬元購得英國倫敦所藏敦煌微卷之沖印本。民國七十年（1981）中央圖書館以美金六千元向法國購得敦煌文獻之微卷。由於這些微卷我們才能真正看到英、法所藏敦煌卷子的真正內容。

但這些卷子不論攝影謄寫本、微卷等品質都不佳。讀者要閱讀仍有相當之困難。要將分散典藏於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彙為一編，除要有相當財力的出版者來承擔外，也需要有敦煌研究背景的學者來負責編輯。此事新文豐出版公司頗有意願。乃敦請黃永武老師擔任主編，於民國六十八年（1979）開始編輯，於民國七十年（1981）完成，也作為建國七十年的獻禮。黃老師為編輯這套《敦煌寶藏》，他將世界各地所收藏的敦煌資料作了詳細的調查，所得結果是：

1. 英國不列顛博物館斯坦因所得之敦煌資料為：漢文文獻抄本為七五九九號，總數計八七四九三張照片，除卷號及重



複外，約七萬七千張照片，另木刻本二十卷及小碎片約攝成八百張照片。此外，非漢文文獻約二一二八一張照片，其他絹本紙本麻木之幢幡刺繡等約三百餘件。

2.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所得之敦煌資料為：漢文卷子為五五七九號，總數計二日九零七張照片，另敦煌吐蕃文卷子或貝葉式紙寫本有二一七七零張照片，西域古語文獻如梵文二六八五張，粟特文二二四張，于闐文八六零張，回鶻文七六零張，希伯萊文一張，其中于闐文獲得自新疆者。此外巴黎盧佛爾宮及紀梅博物館有不少刺繡及繪畫等美術品。
3. 中國大陸所藏部分於北平圖書館現藏敦煌卷子曰九八七一號，計陳垣所編八六七九號，後胡鳴勝將殘葉增編一一九二號。總數計九八零零零張照片，此外於上海文管會約藏一百號，及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新發現之卷子及敦煌壁畫塑像等不少。
4. 蘇俄列寧格勒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有據傳是鄂登堡二次探險時攜回之敦煌卷子，據孟西和夫所編目錄共二九五三號，約一萬張照片，另在 Ermitazh 美術館，存有敦煌壁畫與塑像。
5. 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藏三十四號，龍谷大學藏七號，私人如中村不折、濱田德海等所藏約六一三號，其他藏家約七號。
6. 台北中央圖書館現藏一四四號，主要為李勝鐔舊藏。民國三十三年在一佛龕中所發現者，藏於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國立西北圖書館與臺北歷史博物館一存若干卷，散落於其他機構或國人私藏及歐美司人手中支零星敦煌資料，



尚無從確屬，估計約在二千號左右。

此外，印度新德里圖書館，亦存少量，以幢幡等美術品為主，美國紐約 Metropolitan 博物館存有伯希和所得之部分殘葉，東德 Le Coq, Albert 與 Grunewedel, Albert 之吐魯番探險隊，亦有所獲，據云卷子可照成數千幀照片，現存東德。⁵

黃老師彙整上述大部分文獻，編成《敦煌寶藏》，計包羅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卷子之微卷攝影圖片約二十萬張，畫本、刺繡、壁畫，塑像等圖片千餘幀。所收以漢文寫、刻本為主，至於吐蕃文、梵文、粟特文、于闐文、回鶻文、希伯來文等未收入。編排依蒐集敦煌微卷之先後順序排列，英、法、中在前，各卷子之順序；

1. 斯坦因（簡稱「斯」）、伯希和（簡稱「伯」）之編號，已為國際所通用，所以一仍其舊。
2. 大陸所藏沿用《敦煌劫餘錄》的體例，按經歸類。
3. 其餘的，依出版目錄為順序。

至於各卷子標題問題，王重民的《敦煌遺書總目》有草創之功，但頗有疏漏，黃老師提出了六點疏失：

1. 編目不全：如《總目》所收〈斯坦因劫經錄〉，全部編目僅至 6980 號，而微卷至 7599 號，漏編 600 餘號，又碎片木刻等尚有數百號，均應補足。
2. 編目奪漏：編目奪漏或細排印校對之不精，如斯 55 號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斯 64 號為〈大班涅槃經獅子吼菩薩品〉之二，斯 111 號為〈妙法蓮華經〉卷一，諸如此類，《總目》常多奪漏，均一一補實。

⁵ 見黃永武先生：〈敦煌寶藏序〉，《敦煌寶藏》，第 1 冊，卷首，頁 4-6。



3. 標題錯訛：《總目》之標題錯訛處甚多，如斯 294 號，《總目》誤以卷行殘字「佛十力十八不共法」為該卷之標題，其實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十一；斯 2489 號標為「佛說閻羅王經手記四眾逆修」亦為半行殘字，非標題，該卷當為《閻羅王經》一卷；又斯 1002 號、2503 號實為〈大乘無生方便門〉，末附〈讚禪門詩〉一首，標目誤以為全卷皆是〈讚禪門詩〉，而《大正大藏》〈疑似經〉亦列〈讚禪門詩〉之目，實則詩一首乃附錄於末而已。又斯 404 號《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第十六，應為卷五，《總目》以品數為卷數，誤為卷十六。若此改正者以百數。又道家書誤為佛家書者，更所在多有，如斯 1061 號道家書，誤標為「佛經」，實為《洞淵神咒經》卷第四；又斯 107 號道家書，亦誤標為「佛經」，實為《太上洞玄靈寶生玄內教經》；又斯 1267 號道家書，誤標為「佛經」，實為《神人所說三元威儀觀行經》卷第二，此類實多，均比對《道藏》或敦煌所藏其他號卷子，一一查對提正。
4. 標題空白：《總目》間有編號如「斯 4879—4882」諸號一片空白，未加標識，或所見微卷損壞漏脫之故歟？今考斯 4879 號為《維摩詰所說經》卷下〈香積佛品〉第十、斯 4880 號為《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 114、斯 4881 號為《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斯 4882 號為《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均查明詳列，另如《總目》所編「斯 4894—4895」等空白無目處，咸如上例補正。
5. 一卷二題：一卷之上，或一卷之正背面，恆有數種不同經卷之抄文，此項抄寫當分別標識，而《總目》有僅標其一者，如斯 316 號，僅標目為《大乘起信論》，然其背面另有〈瑜珈部〉之佛經抄文；又如斯 550 號僅標目為《佛說大



乘稻芋經》一卷，其上另有《普賢菩薩行願經王》一卷，此類均加補標，以符實際。

6. 標題含混：《總目》將種類龐雜之抄卷，一一標目，良非易事。抄卷苟存標題，《總目》依文錄下者多，抄卷苟無標題，《總目》考出經文名目者少，概略稱之為「佛經」「道經」者，則數以千計，然如此統稱，過於含混，後人不易細檢佛道之書，而諸經抄卷斷裂分散者，亦終難有綴合之期。故今於含混但稱「佛經」「道經」者均細予查考，補明何經卷第者十之八九，如斯 11 號僅稱「佛經」，實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三、五十四；斯 14 號僅稱「佛經」，實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九十一；斯一二四六號僅標「道經」，實為《天師請問經》（此係比對伯 2725 號道家類書中檢出），斯 1376 號僅標「道經」，實為《太上洞淵神咒經》卷六，若此之例，補正者數以千計，非但檢出經名，且細列卷數，以資佐對斟校，而殘卷之分裂各號者，得依經名卷次筆跡之歸類對勘，極易聯合還原。此項補正工作，尋檢多費日力，亦為本書編輯中之重要貢獻。其有一時尋檢不獲者，或為古逸經卷，或為學力不逮，仍標「佛經」二字，以示闕如之義，俟諸高明。⁶

所以要不厭其詳的引述黃老師補正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缺失的話，最重要的是凸顯編輯一門專門性的叢書。不是把資料影印出來編輯成書，即可了事，編者除了具備高深的學科知識外，也需要豐富的編輯經驗才能隨時解決編輯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

黃老師在編輯《敦煌寶藏》的過程中，也將近人研究敦煌學

⁶ 見黃永武先生：〈敦煌寶藏編輯例言〉，《敦煌寶藏》，第 1 冊，卷首，頁 3-5。



的成果編輯成《敦煌叢刊初集》(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共收二十一種，精裝成十六冊。又將王重民所編《敦煌古籍敘錄》加入新發現的資料，也訂正不少錯誤，重編改名為《敦煌古籍敘錄新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又因王重民的《敦煌遺書總目》缺失太多，與不符學術需求，乃將編輯《敦煌寶藏》所得的目錄知識，編成《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這些工具書都加惠了研究敦煌學的人士。

四、結語

近年，筆者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執行「民國以來經學研究計畫」深感收集民國時期經學文獻的困難，乃發願編輯以下各書：(1)《民國時期經學圖書總目》。發現坊間的書目收錄此一時段的著作數量太少，乃更奮力收集，目前《總目》收錄的條目已有 1300 條，是坊間各種書目的數倍。(2)《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美籍 60 冊，已出版四輯。(3)《民國經學家著作目錄彙編》，編輯成果陸續發表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和《經學研究集刊》等刊物中。(4)《民國經學家著作集》。已編輯出版《李源澄著作集》4 冊，《張壽林著作集》6 冊。編輯這些書看似容易，其實一如黃老師編輯《敦煌寶藏》和相關工具書都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困難，必須要克服和解決。黃老師編輯那麼多的工具書和大型叢書，碰到的困難應該有不少，但從來沒有看見他在文章中有抱怨的話，這種為學術犧牲奉獻的精神，可以作為我們後學的典範。讀黃老師所編的各種叢書，不僅增廣學識，更加深了我們對黃老師的了解。

